

台灣民間傳奇

林 黎 著

8



流 汗 播 種 · 歡 呼 收 割

稻田鄉土叢書

C 0 1 6

台灣民間傳奇(八)

林藜／著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臺灣民間傳奇 / 林榮著. --第一版.--臺北縣
永和市：稻田，民84
冊；公分. -- (稻田鄉土叢書 ; C016)

ISBN 957-9503-07-9 (平裝)

1. 民間傳說 - 臺灣

539.5232

84011599

稻田鄉土叢書 C016

台灣民間傳奇⑧

著 者／林榮

發行人／孫鈴珠

出 版／稻田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局版臺業字第 5339 號

地 址／台北縣永和市永安街 4 巷 8 號一樓

電 話／(02)9262805 (FAX) (02)9249942

郵 撥／1635922-2 稻田出版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葉大慈律師

印 刷／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三元街 56 巷 12 號

出版日期／民國 8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刷

定 價／180 元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序

台灣自從延平郡王鄭成功開疆後，人多志士，地盡膏腴，故三百餘年來之經營建設，不惟國力日富，人文更見大興。其間忠孝傳家，義勇濟世，兩肋揸刀，信守承諾，以及片言九鼎，激薄停澆等美德淳風，真是所在多有，筆不勝書。至今地方掌故，民間傳聞，野史爲之騰載，稗官使其揚輝，且能一一深中人心，其移風易俗之力，莫此爲甚。惟大德懿行，日久恐遭遺逸，後此耳熟能詳者不再，輾轉傳述者乏人，此實文化瑰寶之一大損失也。

今也不揣謫陋，筆而書之，刊而出之，以保國粹，以彰明德，以廣流傳，以資社教，俾克大收敦忠敬孝之宏效焉。

1944/08

考此一「台灣民間傳奇」，係由拙著「寶島蒐古錄」及「台灣民間故事」合編而成，前者本來每日披露於台灣新生報端，後者則逐期發表於大眾周刊，且已分別成書問世，並獲好評，內容包被宏廣，幾乎縣縣有傳奇，鄉鄉有故事，實集台灣民間故事之大成，且書中以事為經，以人為緯，不必處處求證於歷史，然此人物之存於人世，實隨處可見；亦不必問事實之有無，然道義自在人心，信筆書來，但求一揚天理而已，其中若有稍涉不經之處，亦多得自民間之傳聞就說，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可也。因其古意盎然，淳厚可取，主題尚見嚴正，亦不之棄。用心良苦，尚祈多所體諒，及不吝賜正為幸！是為序。



【作者簡介】

林藜

本名黎澤霖，廣東南海人，攻文史地理，喜旅遊，足跡遍及國內外各地。曾執教大專二十餘年，著有蓬壺擷勝錄（此書曾獲嘉新優良著作獎）、台灣省通志、台灣名人傳、無限江山萬里情、寶島蒐古錄、縱情山水遍神州、長城萬里、台海珠江、大江南北、煙雨江南每日一字暨每日一辭等四十餘種，並任中央月刊、新生報、讀者文摘暨大眾周刊、婦女月刊專欄撰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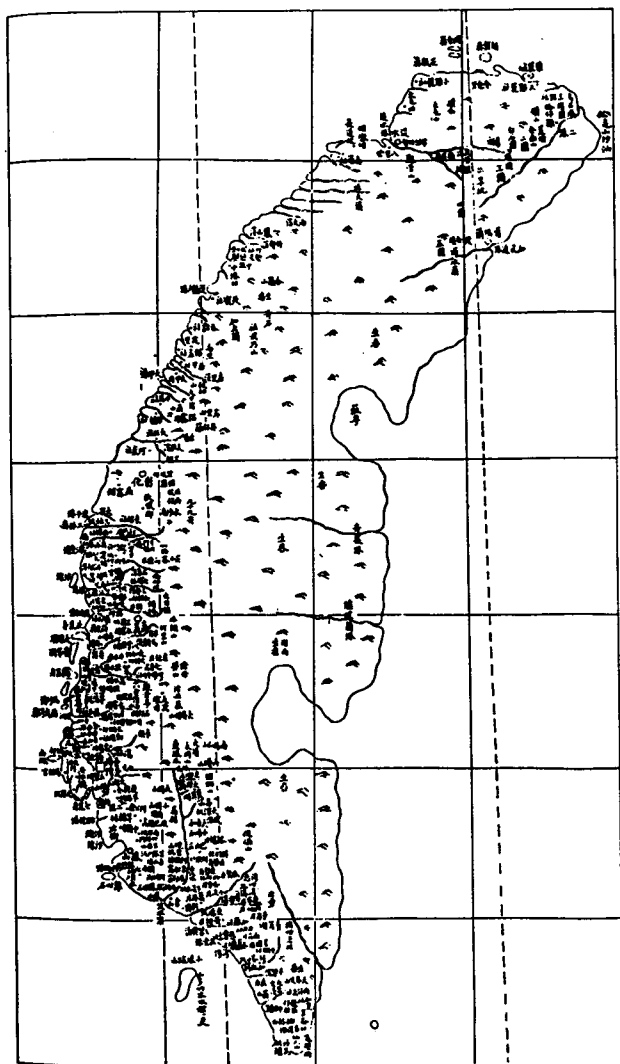
目錄

III · 序

- 002 · 鄭天賜粉墨登場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北縣坪林鄉
- 013 · 蔡廷蘭滄溟飄泊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澎湖
- 021 · 莊豫豪勇冠群倫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嘉義
- 035 · 好錢潔弄假成真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高屏地區
- 046 · 趙文徽遍植桃李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北
- 055 · 關渡宮奇蹟頻傳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關渡
- 062 · 俞咨皋計斬荷酋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澎湖
- 069 · 羅瓦號喋血瑯嶼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灣南部
- 078 · 永春陂山水並秀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北市

- 085 · 顏思齊台海揚波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灣地區
- 093 · 李田螺一夜致富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苗栗縣
- 107 · 劉明燈勒石成癖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灣東北部
- 114 · 台江隧似有還無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南
- 125 · 荷日拚台海爭利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灣地區
- 134 · 郁永河淡水採硫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北淡水
- 144 · 陳永華功在台灣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灣地區
- 153 · 黃真華宏揚齋教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灣地區
- 162 · 開元寺高僧輩出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南市
- 172 · 安平港英艦橫行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南安平港
- 184 · 天妃火鎮地頭蛇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彰化
- 203 · 施世榜開八堡圳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彰化
- 213 · 魏宏台海稱狂士——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南市

撫讀傳奇，更愛台灣！



鄭天賜粉墨登場

故事發生地點：台北縣坪林鄉

民國六年（日大正六年）時，台灣的報紙上，曾喧騰過一段妄想當皇帝的趣事。在台北縣坪林尾水簾淒坑（即今坪林鄉水德村附近）那兒，住有一族當年國姓爺的部屬（可能是左武衛何祐的部下），也是鄭姓宗親之一，他解甲後，便落籍於台北屯田，因能刻苦耐勞，自食其力，又能安分守己，故代代相傳，子孫繁庶。

後來，族中有一位名叫鄭三省的，他繼承了祖業，有水田幾十甲，大約每年可收三千多斤的租穀，而且擁有幾甲果子園和茶園，另外還有一座磚造的古老大厝。他雖是村中的首富，也是村中首屈一指，視錢如命的人。凡是村中迎神賽會以及慈

善事業等等，他一概置之不理，就算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肯爲，故當他一見募捐或化緣的人入門，便設法溜之大吉。

然後，就叫他的太太出來做擋箭牌，說什麼「年冬歉收啦！」「佃農拖欠租穀啦！」「親友的借貸不還啦！以致使家裡的經濟很困難，周轉也不靈光啦！」等等，一連串地念出一大堆苦經來，使得募捐或化緣的人開口不得，知難而退。大家看他視錢如命的樣子，後來就沒有人去打擾過他，親戚朋友也曉得他是出名的吝嗇，也就難得再去與他打交道了。

這一來，鄭三省的家財，真的越積越多了，不愁衣食，不憂天災。照理說，他應該是天地間的幸福人兒之一了，但不，一點也不。因爲他自己眼看快過中年，老天爺還沒有給他添個一男半女的，他真是心憂如焚。憂心之餘，只得天天去求神拜佛，希望老天爺早日給他添一個子嗣，好續他們鄭家的香煙。

真是天從人願，說有那麼巧，就有那麼巧。劉三省到了四十九歲那年，他的太太才給他生下一個男孩。夫婦倆自是歡喜得不得了，認爲這是天賜的麟兒。這便給他取名爲「鄭天賜」。

天賜這個孩子，倒也生得白白胖胖的，挺逗人喜愛，只是長到四、五歲還不大會說話，就是說了，也是含糊不清，令人無法捉摸，只有他的娘，才知道他在說什麼。而且耳朵也有點聾，要大聲跟他說才能聽得到。因此行動的反應也呈現了遲鈍的現象。

時人以俚句譏笑他道：

「善惡報有時，天道真不假。」

中年雖獲嗣，只是半聾啞。」

光陰像飛箭般的逝去，沒幾年工夫，鄭天賜已長成個學齡兒童，他的父親，平日裡雖很省儉，甚至有點吝嗇，但在他的心目中，也知道讀書的重要，這就不得不痛心地，拿出些銀子來，把他的兒子鄭天賜送到書塾去念書。

鄭天賜生性本愚，長相又是土頭土腦的，同學們便給他起了一個綽號，名叫做「蠢蕃」。蠢蕃讀了三、四年的書，可說毫無長進，只能說是略識之無而已，連一些最基本的爲人大道理都不懂，而個人的行事，又大多出於乖張，很不近人情。

他的父親，眼看自己唯一的寶貝兒子，越讀越有點傻裡傻氣，真有點難過。難

過之餘，更起了無比的擔心：像這樣品學的兒子，將來在社會上怎麼立足？又怎能去繼承他這份偌大的家業？前途茫茫，真是不敢想。

有一天，適逢過節，鄭三省利用拜拜的機會，想把兒子的啓蒙老師請到家裡來飲宴，乘便請求老師格外督促自己的兒子，好多獲得指點，而能學業猛進，來日也好出人頭地……

就這樣決定了，鄭三省便叫他的寶貝兒子去寫一張紅紙帖，恭請老師來家赴宴。誰知道這個蠢蕃胸無點墨，又不敢違拗老父的命令，就搜遍家中所有的抽屜，才找出一張紅色的舊領穀單。於是提起筆來，把老師的大姓填了上去。這一來，單上便成了：

「憑單撥出林老師一個，祈付來人取回，至切勿誤……」等字樣。鄭三省雖是個土財主，但本身的文墨也不高明，他眼見兒子一本正經地，磨蹭了好半天，才寫成這一份請帖，想來寫得一定很不錯，這就照送不誤。

林老師一見請帖，真是啼笑皆非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因為人家專程敦請，只得硬著頭皮前去，憋氣喝悶酒。酒宴之間，又禁不住鄭家夫婦倆嘮嘮叨叨的說個沒完，

一時說自己兒子不用功，一時說老師沒教好，聒噪了好大一會，終於不歡而散。

自從，林老師忍著一肚子的怨氣無處發洩，好不容易等到一年將盡，家家戶戶，貼換新春聯的時候，就寫了一張「六畜興旺」的紅紙長條，叫鄭天賜拿回家去，貼在廳堂之上。那傻裡傻氣的鄭天賜，不知就裡，便把這紅紙長條，端端正正的，貼在抬頭一望便可看見的大堂正中的粉壁上，還自以為做得四平八穩之至，這也好使新春來到，堂上顯出一片大紅，當堂討一個好彩呢！

這還不算，這位土財主鄭三省，有一天到台北市遊玩，朋友帶他到寫真館去拍一張照片，並把它放大成六吋，然後贈送給他，作為紀念。當時攝影（日人稱寫真）這玩藝兒還不大普遍，故輕易玩不起，所以鄭三省便慎重將事地，為它配上一塊玻璃，外面套以木框，然後懸掛在大廳的牆壁上。但因照片上空白的地方很多，他便靈機一動，立即叫兒子鄭天賜拿到私塾裡去，請林老師大筆一揮，題首詩在上面以增光彩，林老師也不推辭，這就題道：

「圖爾之真，

寫爾之靈，

禽中之鳳，

獸中之麟。」

題完了，林老師又給鄭天賜解釋了一番：

「這詩的大意是說：這幅寫真把你父親的眞形神態，全都表現出來，而且你父親神采奕奕地，正如鳳凰和麒麟般的尊貴呢！」

這就沒得說了，題好詩句的照片，當然是掛在大廳最顯眼的地方了。

×

×

×

沒幾天就過年了，在這新春大吉大利的日子裡，同學們互相來家賀拜，自是少不了的一番應酬，投桃報李也在所難免。

就在這一陣相互拜年聲中，同學們來到鄭天賜家中，他們舉頭一望，赫然看見了那寫著「六畜興旺」的紅紙長條貼在大堂之上，無不個個捧腹，來個哄堂大笑；繼而回頭看見照片上面的題詩，從右至左，每句首字連起來，正好綴成一句「圖寫禽獸」的名句哩，怎不把滿堂都絕倒？

這一來，鄭家父子兩人，楞楞的站在那兒，正不知自己有什麼不合禮的地方，

使人家笑得連腰也直不起來？

於是，經過一番查究，年輕的人，心中藏不了鬼，又不知老師的惡作劇意在報復，這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他們：

「這『六畜興旺』紅條，是貼在豬牛欄或雞籠、鴨寮的地方，不是貼在廳堂上面的。如叫你貼在廳堂上，那就分明把你們比做禽獸；至於照片上面的題詩，用意亦復如是。」

那鄭三省一聽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把紅紙張條撕掉，自己的照片也給撕碎了，再也不准兒子上書塾去，免受閒氣。當然，從此鄭天賜便輟學在家，終日無所事事的閒蕩著。

時人譏以俚句道：

「請師稱『撥出』，

『畜旺』貼廳堂。

如此一學子，

輟學又何妨！」

去日兒童皆長大，不經不覺間，鄭天賜也快到了成丁之年，他的父母因抱孫心切，就央媒人，到處去物色淑女，好替他早日完婚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沒多久，果在宜蘭頭圍（今頭城一帶）地方，給他找到一位漁家的小姑娘，長得略有幾分姿色，就擇吉文定完婚。

從此，爲父母的，也就了結了一樁大心事。

接著，又過了一段時期，因爲心中了無牽掛，鄭天賜的父母，也就相繼過世，從此偌大的一副家業，便全歸天賜所掌管。他一時心花怒放，無拘無束地，到處放蕩形骸，遊樂終日，還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，常常結伴逛遊台北、新竹、宜蘭等處，夜以繼日地去做些嫖賭飲吹（指抽鴉片煙）的閒事兒，既破財，又傷身。

有一天，鄭天賜在台北市永樂町（今台北市延平區迪化街一帶）的戲院裡看歌仔戲，看見台上演出「朱洪武登基」的偉大場面，但見：龍驤虎步，威風凜凜，文武齊列，佩紫懷黃，並且個別三呼萬歲，聲振於天，好不教人羨煞！這就油然而生出做皇帝的夢想來。尤其當他想到自己的名字叫做「天賜」，天賜利祿，幸福無邊。